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黃疇若

素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

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
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
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二千餘頃隄
壞即下流南港為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為
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
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弊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
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草機鬼之俗

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
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
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
歲月既久罅漏寢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
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
或以為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
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
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

之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
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
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諭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
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
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
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
閩帥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

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
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思為戒李璧謫居
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璧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
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為諫官也嘗
言彌遠謀誅侂冑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史代
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
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
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

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
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減私左遷權
吏部侍郎以集英殿脩撰知建康府蔡元定謫死道州
歸葬建陽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
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
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
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成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
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

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
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
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
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
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
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哀聞大理評事胡夢昱
坐論事貶寢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
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

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
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
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
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
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
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
裴度戚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
者非愈可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

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
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
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
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
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
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
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

進士第嘉定間為樞密院編脩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為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掎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倣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為名色

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倣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為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

器甲脩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為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剥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為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酒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

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
十四卷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為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為御史檢法

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
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恥
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
沒也士論惜之

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之
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訴僧為盜且
殺人移鞠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馬大同且
爭之甚力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

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湏稽原始亂為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攷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十餘緡為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為邑寔官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吳興郡王府

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恐懼脩省之訓陳於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冑敗疇若上章劄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蓋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以為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為宣撫使帝即日以

邱崇為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冑首詔令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人譏其有失國體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撙節逐年椿積遂置安邊所戶部侍郎沈誨條具合節省拘催者疇若復乞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內諸司選內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樞樞

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胄萬畝莊等一併拘椿既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估籍姦賊及房廊非泛供湏五項總緡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外椿留產業每歲又可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城穀踊貴詔減價糶椿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

振濟各給糧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攷察上之又言湖廣盜賊固迫於饑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寇實由官不為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為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若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

郎金使告主亡差充管伴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詔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絕浮薄之論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察一貪專監安邊所

帝皆是之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白去
會早蝗復熾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疇若奏官
吏苛刻科役頻併賦斂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冊皇太子
差充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
叛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
輟疇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
民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
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負非勅命差注者悉

罷之為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奇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羗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為利店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即日上邊為守備會嘉定

闕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
拓牒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
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
知成都府大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
叙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
守險為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川既而疇若兼制叙州兵
甲公事既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首昔丑竟降朝廷賞平
蠻功進疇若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髮櫛

如乞揀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
南賢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為東南監司
庶杜州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
抗疏請於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
所脩圯壞歲久復脩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為
脩城備疇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為得宜召赴
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
月不雨詔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弊州

縣奉行切迫故因坐減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
閣下戶畸零稅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
升左庶子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
歸田里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
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宮關外軍潰
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所著
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吳

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為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藉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

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
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
者語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
遺里巷爭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
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
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
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
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

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
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
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
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
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
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
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
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

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
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
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
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
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
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
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為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

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歎獎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
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
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
安撫司公事入為武學論改太學錄明年遷武學博士
又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
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
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祕書郎著作佐郎兼吳
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叙復

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拔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積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為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為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

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為。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行去國。積賦詩送之。迂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積命營高燥地為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

成橫經自講人用歌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都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厲民為甚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積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積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至孝父疾願損已算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積自代沒又為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王府曰藥山弟和字祥仲開禧元

年進士為上元主簿大闢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為記之
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
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
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
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
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

擢李真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
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
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
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
者緘增牒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
服有獻議招秦鞏大姓於真者衆多從與獨公許謂山
東覆轍未遠反覆論難真從之其後趙彥呐開閫復行
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
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
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論對言志士仁人
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為陛下通耳目為朝廷立綱紀而
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
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
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
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為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

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勑為邪說
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
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箴
怒宿怨為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
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胥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
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為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
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
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

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
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
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
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為弗靖陽為遷除陰奪言
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遷將作少監大旱應詔䟽時事四
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
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
省謂廟堂決意更草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

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允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為勅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

請外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
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而厚其貲免
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
安之為諸生講說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
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為伍之語遂以舊
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為伍耶退處
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
許密東韓祥噉殿中侍御史王賛奏寢召命帝雖曲從

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公許入奏不可不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
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鐘及範
三制皆公許為之兼權中書舍人時一相尚遜機務多
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
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
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
廢斥朋附為欺之臺察充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

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按拭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為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卧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

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末疾範亦尪弱多
病諉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
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為之
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閤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鞠
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
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
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憲奏乞置獄天府帝從
之公許繳奏與憲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

治之詔殿中侍御史鄭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
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綏官鄭起潛劉晉
之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疏其附下罔上之
罪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
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于
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糅
恐其積習沉痾重為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

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叙官復職公許駁奏命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昉英以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

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寀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
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
召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
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
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
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
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
更張之為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今行之始

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藁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

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垓朝廷尋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草講義進故事行世

羅必先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

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
宮龍屏迂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
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
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
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
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
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
周民山亦為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

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剥至甚必元上疏以為蠹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為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鯨為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積包遜學最為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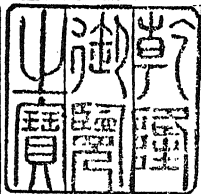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為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為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

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為大智
近功為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為國
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
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
侍御史疏言三十年来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於天乞重其刑又
取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
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

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間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土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時暫兼權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府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

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
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
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為文雅健無世俗浮
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
賢否不可不辯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
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
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
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素韶力請討李
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
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稹者
也程公許王遂謹論疊見豈不偉哉



宋史卷四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_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_臣沈世致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吳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穎

冷應澂

曹叔遠

從子幽王

萬

馬光祖

吳淵字道父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

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

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為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祕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

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
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
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
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
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
書引咎巽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

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
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
權戶部侍郎再為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
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
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
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
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
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

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大祲因淵全活者

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
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
學士江西晏撫使兼知江州尋為沿江制置副使兼提
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
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
擒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
發運使尋無知平江府歲亦大祲因淵全活者四十二
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

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弼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徙知福

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
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白祠以本官提
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
領江淮茶鹽所轉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
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
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
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於
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叅知政事越

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事功
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
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
庵文集奏議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
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

招進軍充制置司叅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麤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
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摯全蜀還
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
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
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
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
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
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

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
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
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
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
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
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
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
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

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為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

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

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
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
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
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
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
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
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搗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
十二年又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

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
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
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
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
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
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
也大帥處分少不慊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為
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

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廼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

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
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終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
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
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
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
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狶突之勇敢
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
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

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
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
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稍稍以法
誅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
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
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
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
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

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間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

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間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

殺

汪立信澈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閩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縣未上辟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叅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

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廼行打算法以諸路
欲於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蔡素有隙
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
廼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蔡放
散官物聞於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
公益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擴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
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
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

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
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蔡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
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蔡蓋未嘗有一
日之驩也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
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舉江東常平權知常州浙西提
點刑獄明年冬即嘉興治所講行荒政尋改知江州充
沿江制置副使節制蘄黃興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
甲升江西安撫使乞祠祿差知鎮江尋充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為變以潭為湖湘重鎮叛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廼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

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廼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

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歲輸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輿視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
十年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
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
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
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
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
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贍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

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廼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祿大夫致仕遺表

聞贈大傅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祲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十六

十六

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為有加應炎甚怏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為淮西制置司叅議官又以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崇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

黃州加直寶章閣仍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叅議官進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使無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太府少卿大理卿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羣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脩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夾江為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楊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十六

十七

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
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似
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
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
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
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
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壁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
兵召輔佑於謫所則死矣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

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錄
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璵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
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
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
鑒成童即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
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
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

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即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

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
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
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
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命僧昇蛇至至則其大如柱
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
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
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
贈四官穎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詞成文書判下

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
驚歎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
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穎曰
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為之默然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
簿即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
尤為楊長孺所識拔調靜江府司錄叅軍治獄平恕轉
運使范應鈴列薦於朝知萬載縣大脩學舍招俊秀治

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權貨務遷登聞鼓檢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為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激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為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惑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激知其勢解即

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諸
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畧
雷宜中意應激必以濟師來請及是歎服亟上其事薦
應激可大用屬縣租賦誨道阻久不至郡應激為之期
曰首輸者與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
事凡諸綱官廩稍軍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
欣附應激亦極力摩撫與為簡便期年報政奏罷抑配
鹽法及乞用諸券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

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劾守令貪橫不法
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祕閣時經畧使陳宗禮入
爲叅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澂對旋召爲
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
經畧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漕庾如故五司叢
劇應澂即分時理務不擾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
惜官物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
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

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儲倉卒後卒賴其用
屢平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
斷雖勢要不為撓奪後卒于家

曹叔遠字器遠溫州瑞安人少學於陳傅良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為國子學錄迂韓侂冑罷通判
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
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
入朝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

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咸角孫卽皆登進士第族子幽幽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歎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為浙西提舉常平而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

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多知其人豪也咨問者旁午鄭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大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為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為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

兩淮為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為
盱眙為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濠之西為安
豐為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
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
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
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為臂以
黃岡為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
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模可立論用兵則謂

當以五千人為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
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為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
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
行則給營陳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
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
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
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
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

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
縣江司兵戍蕲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
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
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緊急則帥臣親統軍兵以行此
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
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
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
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

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援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
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興用寔履畝
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令名更化可反為故相之所
不為乎其他數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當
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脩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
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而思之凡
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
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

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論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

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為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

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

軍器監主簿差克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
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
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祕閣浙東提
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
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
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後
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
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

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
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
閣直學士松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
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
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
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
置砦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

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
拜端明殿學士荊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
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
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
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
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樽節費用
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
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

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
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
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
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禁王
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
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
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
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

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泇江
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
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
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
豐財朝廷以之為京尹則剽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
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志
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士
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
祠非其中之無嫌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之才曹叔遠
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迄今遺愛猶在民心
可謂能臣已

宋史卷四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

召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
為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
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
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
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
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
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書於
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

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

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
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
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
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
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
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因論列而去有
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
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

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為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常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

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

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為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為我用慮

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為鴟張之計揚州城

堅勢壯是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為所
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為之慮也又請屯駐重
兵海道內為吳越之捍蔽外為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
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
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
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
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
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

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
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
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有可為之會則事之有
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
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
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
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
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

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
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色菹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
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
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
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
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
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

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阮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

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

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間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

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

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
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
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
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閔為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
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
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
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
奏今内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

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
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
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
公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
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
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

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起居郎兼

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

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以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

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
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
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
者草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叅贊軍事兼給事
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國

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
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
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
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
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
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
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
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兗縣伯八月拜叅知政事四年閏
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進爵郡公
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
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
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
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

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金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
康李燾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
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
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為變癸時十二三覺之亟呼
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
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
陽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
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

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
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北河以拒葵麾軍奮
擊揚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
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
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
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
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
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久長數十騎出

山叔葵帥楊大城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土豪祝文

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甯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

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蔡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蔡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應元年范知楊州乞調蔡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蔡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

射與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為擅遂奉祠
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
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
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
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
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
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
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

守萬山以壯形勢蔡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刲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蔡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蔡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蔡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蔡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

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
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濶畧則自此人心解體
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
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
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
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
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
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

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為國之臣子為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癸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邀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癸雖不才

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
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計叅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
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
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
顯等將之以葵兼叅議官顯穎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
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葵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
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揚
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

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
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
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
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
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彎弓
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
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
八月召對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

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

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牕兵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
葵詔與金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
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
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
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移
忠為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

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曩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

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不報
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哀麻之制
仲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
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
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
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
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

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勅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為觀文

殿學士克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
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
荆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
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
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
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官留
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

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
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
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
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
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
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
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

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久長與弟葵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祕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為軍器監丞以直祕閣知光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

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
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遺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
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
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勦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
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
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
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
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

右而右凶徒則權網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

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

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賈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慮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

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
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
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
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
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
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
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
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

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
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
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
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
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刼朝廷以去范先生
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
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
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

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

敵人皆可替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
巽辭厚惠可以陷賊而不知陷彼歟兵之計或謂斂兵
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
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
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
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
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
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

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士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

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

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遣善湘書曰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叅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為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

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益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

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
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
府後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
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
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
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

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
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
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絃鐘鼓之聲當思西
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
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
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
下既為命官鞠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寃未伸陛下

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
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
宅如法宮螻蛄之遽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
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
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
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一曰明間諜二
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
加重遏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

熹門人胡安定呂熹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
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淳祐九年
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
叅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
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大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昂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

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
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
臣猶以為未快厚賂大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
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
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
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
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

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叙復官職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
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
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
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
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
是也

論曰喬行簡宏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游似同在相位

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
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
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
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
玩好丹劑為人主壽坐視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宋史卷四百十七